

不能不顾事实不讲真话

——王德显终向媒体吐露心声

北京西郊五棵松一条小马路边的一个普通中学操场,王德显夫妇正带着火车头协的一帮女孩在跑道上训练。根据“行规”,记者决定在王德显的“功课”完成前不采访。显然王德显对我们的配合颇有好感,刚一完事,便主动上来招呼。对公众目前最为关注而他始终守口如瓶的“弟子讨债”问题,王德显也终于有条件地应允开谈,“海淀(北京一个区)法院已定于11月9日开庭,在法院作出司法裁决之前,我只能简单地谈谈。”他同时强调,必须如客观报道。

些费用是必须要从联合奖中调节走的。”

王德显补充道:“这么大的消耗,加上这帮队员前几年刚进队时都还在长身体,队员的医疗费、营养费要花多少?告诉你,一针人血白蛋白430元,她们每人总共打了多少针?还有氨基酸、鹿茸、鹿鞭、人参,要花多少?练长跑、马拉松的,整天在挑战人的体能极限,靠白菜豆芽能解决问题吗?前几年,我们队的水平不高,又没人赞助,每人每天20元(全运会期间30元)的伙食费够吗?治病又花了多少钱?按规定,除全运会和特批外,连头疼脑热买一片药的费用都要自理。你们可以随便去问哪个队员,她们进队后谁自己花钱买过一片药、一剂中药了?”说到这里,王德显稍显得有些激动,“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,为艾冬梅她们备战悉尼奥运会,我一次性从五大连池进了100箱

饮用水到山海关,货款与运费,整整七千元,这钱从哪出?规定每人每年报销一双鞋,可我们队每人至少三双,还得买质量高的名牌,这还不得从大家的联合奖中出?必要的话,我将在法庭出示证据,公布数字。再说了,教练有权对联合奖做适度调配,这也不是我王德显自作主张定的。”

“那这些情况,队员们知道吗?”对此,王德显有点无奈地答道:“我在队里的正式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谈过。后来艾冬梅她们退役时,我也明确告知她们联合奖的用处。当时没人提出什么异议,这么长时间了,现在怎么都想起来了?”

“保存存折真多此一举”

听了王德显的一堆解释后,记者又追问道:“你为何要保管她们的存折呢?”

“当时我被好话说晕了,

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,什么教练如父。现在看来我真是多此一举。当时考虑到她们年龄还小,我们长年在外,存折取钱又要到北京不方便,另外的家长也有这个要求,怕孩子多花钱。而我去北京机会较多,所以就顺便帮她们办了。我与她们都有一条约定,要取多少由她们自己定,但有理由,要立字据。所以她们每人的工资卡里都提了好几万,数字明细与签字单都在。还有,艾冬梅的存折从2002年10月起就由她本人自己保管,因为工作问题没解决,从那时至今发给她的工资有38800多元。她自己领了钱,在总数16万里还不该扣除这一笔吗?怎么还跟队里算这笔账呢?还有在郭萍家里的钱,邮局存根还在呢,而且我几次打电话让郭萍将自己的存折取走,她坚持让我保管。别的小事忘记了无所谓,但这件事伤人!”

天色渐黑,看队员们开始整理行装,记者也起身告辞。临别,这位满脸胡茬的大汉似乎平静了下来,说:“对她们目前的处境我很同情,也多次向领导作了反映。现在她们采取这种方式,我也不会计较。如果现在是因为年轻,性情有可原。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动机而不顾事实,甚至不讲真话,那就应该受到谴责了。我期待法律的公正审判!”



“教练有权支配联合奖”

一只厚厚的透明塑料文件袋里装着近半尺厚的材料与单据。王德显说,这是为庭审专门从一大堆单据中清理出来的,拿出来时,他摇晃了一下脑袋,“花了不少时间,太累了。”

“这是艾冬梅她们的全部收入清单,是火车头协主管部出具的,我与她们每人一份。”记者上前一问,正是艾冬梅、郭萍、李娟(即状告王德显侵占她们财产的三人)在火车头队期间的全部收入明细。第一栏有人队时间,发放试训费与正式待遇时间;第二栏是全部工资构成,包括基本工资、绩效工资、洗理费、交通费、医疗费、公积金等;第三栏名目为“联合奖”,内含训练奖、郊补、交补、职补等;第四栏为成绩奖;第五栏为年终考核奖。笔者看到,艾冬梅从1995年进队至今,共发试训费1836元,工资71026元,联合奖37954元,成绩奖48930元,年终考核奖5600元,共计165346元。郭萍共计117212.5元,李娟共计72343元。“这就是这几年来应发她们的总数。”

“但据报道,艾冬梅她们说每人少了好几万。”“诉讼状我看了。我想说的是,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她们不清楚好

专本文凭 999/年 新方案高考语文、强化班 大专、本科常年招生 时装培训 时装培训师 数控UG培训 数控UG高级班 全国信息技术人才职业资格认证 硕士研究生 服装技术 数控机床 学历提升 2周练好字 成人高考辅导班 清华网络软件工程师 东南文理进修学院 中国设计师黄浦军校 建造师项目经理预算、施工